

话剧《立秋》的叙事分析

王群

作者赐稿

—

四月的苏州，草长莺飞，春意正浓。如此百花齐放的美好时光与凉飕飕的立秋时节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但话剧《立秋》在这个城市掀起的热情却丝毫不亚于窗外争奇斗艳的明媚春色。

《立秋》展现了山西“丰德”票号在金融挤兑风潮中由盛而衰而亡的命运轨迹，同时穿插了马家家族悲欢离合的情感故事。话剧截取民国初某年立秋前后的一段时间描绘了一个家族的生活全景图，在结构上采取双线并进的模式：主线围绕“丰德”票号的出路问题展开，矛盾集中于马洪翰为代表的守旧派和许凌翔为代表的革新派之间；副线主要讲述马家三代人曲折的情感经历，以第三代人瑶琴和江涛的出走为悲剧结局。全剧结构紧凑，冲突迭起，将时代大潮中的晋商传奇演绎得淋漓尽致。

“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话剧以“立秋”为题也正预示了“丰德”票号最终的命运。票号经营是一种古老的商业运作模式，是中国古代封建家族经营的典型模式。凭借这种模式，晋商可以“富甲天下”、“傲视四海数百年”。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无法预料的，随着封建制的瓦解，这种古老的商业体制也受到不小的冲击。在新形式面前，底蕴丰厚的丰德票号也不得不经受时代的严酷考验。是继续走老路抱残守缺，还是采用新的银行制以求新生成为摆在“丰德”人面前的生死抉择。马洪翰作为“丰德”票号的总经理立誓要为“丰德”护碑守门，许凌翔副总经理却坚持将票号改组为银行。参加国家银行意味着取消“丰德”名称，统一使用银行名称，而我们自己发明和使用了近百年的银票也将用银行存折取代。如此以来，“丰德”票号将不复存在，这是固守祖训的马洪翰所无法接受的。但在许凌翔看来，这种改革可以应对金融风暴，保存票号实力，晋商的辉煌成绩就可以继续。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话剧的前三场即是围绕两人的冲突展开。第一场详细展开“丰德”所面临的困境，第二场中马、许两人的冲突初见端倪，第三场中守旧与革新的冲突达到高潮。许

凌翔为马洪翰的顽固所逼迫愤而以退股为筹码试图惊醒众人，马洪翰却一意孤行，拒不回头。在号规号法面前，在马、许的心灵对话中，两人的冲突达到高潮同时走向结束。“丰德”的命运似乎也就此锁定。到第六场，“丰德”票号在客户的挤兑风潮中无奈地走向覆灭。在金库的开启声中，“丰德”票号也就此灰飞烟灭。

“丰德”票号一线整体上比较清晰明了，矛盾冲突由发展到高潮到结局的安排较合理。但在叙事上却稍显仓促，缺乏从容自若的基调。马、许二人的矛盾构成这一线的主要矛盾，但他们各自的立场从头到尾都没有转寰的余地，过于彻底的冲突高潮切断了矛盾的后续发展。在冲突到达高潮之后的叙事中也没有补救措施，仅以连续两场的情感戏延续整出话剧的叙事，到第六场以突如其来的危急场面将故事引向既定的结局。高潮与结局之间少了必要的衔接，“丰德”的灭亡也因没有铺垫而显得突兀。这样叙事安排对主要人物马洪翰的塑造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人物的性格单薄僵硬没有发展变化。我们所看到的马洪翰正如老太太说得那样：“不能审时度势，顺流而动”，“既无支撑大局的良策，又不听忠言，独断专行”，“镇静自若于表面，六神无主于内心”。如若马洪翰本质上真是如此无用之人，他如何能掌管“丰德”二十几年？高潮与结局之间缺少的，其实就正是马洪翰性格的发展空间。给他一点自信、果断与审时度势的气质，之后再走向结局，整条线索会比原来连贯一点。而若如此强悍的马洪翰在危机面前仍旧不能力挽狂澜，那“丰德”灭亡的必然性也会更加突出。

票号一线之外，《立秋》还穿插了马家三代人的感情故事为副线。马家大院的三代女人：老太太、凤鸣、瑶琴对山西大院女人命运的诠释冲淡了故事的商业色彩，使整出剧生动起来。这条线由在绣楼苦守六年的瑶琴开始，然后用倒叙手法牵出上面两代人相似的情感遭遇。之后回来对瑶琴的情感进行阐述。瑶琴在剧中的结局让话剧的情感一线透出一丝亮色，也给整个故事透出希望的曙光。爱情之外，马家独子江涛宁为戏子走天涯也不接手家族事业，这给已经遭受巨大打击的马洪翰再一记重创，也为最后悲剧高潮的到来奏起一丝悲凉的旋律。整条线索丰富饱满，情节凝练，是《立秋》演出成功的重要支撑。

情感线中，老太太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作为女人，她无怨无悔地守护一个大家族，为走西口的男人撑起一片柔情的天空；作为长辈，她慈爱却不专制，晓得及时松开枷锁放孙女自由飞翔。同时，她的镇定自如又让她在主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马家家的老太君，她柔而不弱，于风雨飘摇中向儿子灌输处危难而不倒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位集柔情、果断、开明于一身的女主人公形象。然而话剧的结局毕竟是悲剧的，老太太颤巍巍的小脚给她贴上了旧时代的标签，她终究不走不出那个时代的局限。在一个新情况层出不穷，新气象即将出现的时代里，她到底无法以垂老之身去迎接新时代的洗礼。马老太太在旧时代的氛围中挣扎隐忍了一辈子，马家家族是支撑她生命的骨架，儿孙晚辈是她焕发光彩的血肉，家族与人伦糅合成她人生的全部形式与内容。但是随着情节的推进，老太太的生命之光开始被无法躲避的厄运一点点抽去。象征家族兴旺的丰德票号在客户的挤兑风潮中摇摇欲坠，为了兑现晋商“纤毫必偿，诚信为本”诺言，她不得不动用马家祖上十三代积累的“家底”应急。随着地下金库的开启，丰德票号终于成为历史。心爱的孙女欢天喜地走下绣楼却听到心上人另有所爱的噩耗，为摆脱大院女人的宿命不得已外出求学。孙子江涛是马家的独苗苗，但却迷上唱戏，无心接手家族生意。近在眼前的儿子也因丰德票号的衰亡而日渐苍老。老太太的生命被突如其来的风暴抽丝剥茧，由丰富急转为空洞。

《立秋》的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共同演绎了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剧故事。从整体布局来看，中间的四、五两场单讲情感冲突，似乎没有前三场那样主副线融合交叉的效果。但是尽管如此，《立秋》能在二十一世纪商业化大潮中取得如此辉煌的演出成绩，仍不失为话剧艺术的巨大突破。